

【爐香讚】

爐香乍爇 法界蒙薰  
諸佛海會 悉遙聞 隨處結祥雲  
誠意方殷 諸佛現全身  
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三稱）

【三皈依】

南無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僧（三稱）

【發菩提心】

我今發心 不為自求 人天福報 聲聞緣覺 乃至權乘  
諸位菩薩 唯依最上乘 發菩提心 願與法界眾生  
一時同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四弘誓願】

眾生無邊誓願度 煩惱無盡誓願斷  
法門無量誓願學 佛道無上誓願成

【歸命本師】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 「圓滿法藏·佛典漢譯」

## 現行譯文凡例

v1.1

2020年10月22日

### 壹、通則

#### 一、讀者與譯文類型界定

本翻譯計畫所設定的目標讀者為一般信眾，而非學術界。在考證與文字的運用方面，固然會盡力參考文獻學、佛學研究等相關學科的研究取徑與成果，但因本計畫所著眼者，在於盡可能的正確傳達佛法義理，促進經文的可流通性，因此容有未能兼顧前述學科研究目的與學科規範之處，箇中有所取捨，在所難免。望識者諒察。

#### 二、關於譯文品質

1. 「信達雅兼備」是人們對於各領域翻譯成果的理想期待，但在實務上，本計畫所公告的譯文是以「信實」和「通達」為務，至於「典雅」的目標，則有待譯文公告後，廣徵諸家見解，再逐漸修潤，方能更趨近理想。

2. 線上版公告後，僅以「暫行電子版」的形式流通，仍非定稿。

#### 三、關於格式

1. 譯文標有[sic.]註記處，表示該處存疑、待考，或有訛誤，但仍依原文錄入。

2. 凡遇有〔〕符號處，表示在〔〕內的文字乃原文所無，但為便利讀者理解與行文流暢，由譯者或編輯部補上。至於轉寫為現代書面語的版本當中，則不另行標註。

#### 四、藏文原典選用與版本校勘

1. 本計畫選用原典為德格木刻版的《甘珠爾》與《丹珠爾》，漢藏對照本的藏文版本來源，係根據德格木刻版的圖檔，經電腦運算，進行

文字辨識(OCR)後所輸出的藏文文字檔。電腦檔案來源為 <https://github.com/Esukhia/derge-kangyur>。

2. 版本校勘方面，漢藏對照本的藏文部分，遇有 <> 符號並以上標方式註記處，表示該處在不同刻版間存在著差異。校勘對照本的依據，是以中國藏學中心出版的《中華大藏經》校勘本為主。校勘仍容有未盡理想之處，凡遇未及校勘之處，則由譯者或編輯部另於腳註中附帶說明。

3. 為避免造成在腳註中存在過多的版本校勘說明，因此讀者若欲詳知版本間的差異，請逕行參考 <> 內的校勘文字，擬不於經文中另行說明。

## 貳、關於翻譯《甘珠爾》（佛說部）

一、《甘珠爾》的譯文，以傳統佛經語文體呈現，並另行製作現代語文體版本，俾令不同閱讀偏好的讀者自行擇其所好。

二、《甘珠爾》的名相、一般詞彙使用與表述形式方面，以盡可能承繼、沿用漢文大藏經中既有的古譯為原則，亦即：譯詞以正確表達藏文原意為前提，但在譯詞的選用方面，則對照藏文原典文本與既有漢譯古本，盡可能準用或參考古代漢譯本的表述方式。

## 叁、關於將佛經語文體改寫為現代語文體

一、關於既有語彙的使用，採用保留原譯的原則。

1. 凡遇慣用語、成語或類似成語的陳述句處，在保留原狀不至於造成讀者閱讀障礙的前提下，不硬性改寫為現代語體文，以免反而造成文句生澀拗口。

2. 凡遇境界名稱、非專有名詞的術語等缺乏具體文獻佐證者，或為孤例者，則保留原譯，不進行改寫。

二、為令行文暢達，若遇同段文字的主詞重複時，將酌情刪除重複處；若遇文句順序需更動，以令文義表述符合漢文使用習慣者，或者需添加主詞以凸顯文義時亦同。

# 聖堅勝意樂品大乘經

## 題 解

佛世尊在王舍城期間，堅勝意樂菩薩入城至一長者家化緣時，見到長者之女貌美，生起嚴重的貪著心，用盡方法仍無法對治。佛陀為了調伏菩薩，遂化現一人，貌同長者女，加以點化。在佛陀的引導下，堅勝意樂菩薩乃將事情始末稟告佛陀，請佛教示。

佛陀隨即為堅勝意樂菩薩及諸比丘、菩薩大眾宣說現觀真實義的教法，直接開顯如來法性即平等性、究竟智慧於一切法皆無所動搖，以及勝義實相超越所斷與對治之二分別的妙理，名為「一切法無所動法門」。佛陀並以六種譬喻說明此理：

幻師所化女子而生貪——譬喻一切對治本非實有；  
夢與王妃共枕而恐懼——譬喻所斷三毒本非實有；  
渴者捨陽焰水而自矜——譬喻六波羅蜜及諸道果本非實有；  
女子攬鏡自照而自滿——譬喻五蘊、十八界乃至諸法等二分別法，本來皆非實有；  
石女誤以為將會得子——譬喻諸法本無生滅、本來不動；  
暗夜誤認樹下有盜賊——譬喻一切法不動、無所超越、無取捨、無破立。

當時會上有二百名具增上慢的比丘，他們在聞法當下便獲得解脫。堅勝意樂菩薩也即刻證入菩薩初地。

此法門屬於三轉法輪教授。慈氏彌勒所造《現觀莊嚴論》之中流傳甚廣的「此中無所遣，亦無少可立，於正性正觀，正見而解脫」一頌，便概括了本經的主旨。也因此，本經在藏地被歸類為了義經典，廣受各宗派大德重視。

本經藏譯本屬於藏傳佛教前弘期的譯作。指導譯事的講經班智達為印度的天主覺（Surendrabodhi, circa 8th）以及慧鎧（Prajñāvarman, circa 8th）二師，當時擔任譯主的吐蕃僧人則是大譯師耶謝德（ཡེ་ཤེས་ལྷ། circa 8th）。





現代書面語文體版

梵文：Āryasthīrādhyāśayaparivartanāmamahāyānasūtra

藏 譯：'phags pa lhag pa'i bsam pa brtan pa'i le'u zhe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漢譯：聖堅勝意樂\*品大乘經

頂禮一切佛菩薩。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王舍城靈鷲山上，與一千二百五十位大比丘僧以及約莫五百位菩薩共會一處。

當時，堅勝意樂菩薩於早晨時分起身，著下裙、披法衣、持鉢盂，前往王舍城化緣乞食。堅勝意樂菩薩一路走著，終於抵達王舍大城化緣，到了一位長者家。長者有個女兒，外形姣好、端莊可人，有著最美麗的姿容。菩薩一見這位女子，便心生強

烈的貪欲熱惱。他於是思忖：「我應當作意不淨觀。」然而在他心中縈迴不已的，始終都是女子的情影。

由於堅勝意樂菩薩內心執著〔對女子的〕愛樂，遂未接受化緣之物，帶著空鉢離開王舍城，同時努力不要惦念貪欲，並精進勤懇進行分別觀察，但終究力有未逮，未能除去貪欲。世尊以其過於常人的清淨天眼見到堅勝意樂菩薩心生貪欲，雖有分別觀察之力，但仍力有未逮，無法除去貪欲〔的情形〕。

世尊為了調伏堅勝意樂菩薩，於是化現出一位與長者之女一模一樣的女子，出現在菩薩回程途中。堅勝意樂菩薩見到這位幻化的女子，於是問道：「善女人！妳要上哪兒去呢？」幻化的女子答道：「你住在哪裡，我就往那兒去。」一聽，菩薩便心生恐懼，於是逃往一座難以到達的山中。那位幻化的女子也跟著前去這座山裡。後來，堅勝意樂菩薩感到身體疲憊困乏，於是坐了下來。幻化的女子也跟著坐在菩薩面前，對他說出這麼一首偈頌：

「當以心斷我，身逃有何益？

堅固身雖逃，不能斷貪欲。」

（應當從心將我斷捨。只是身體離我遠逃，又有何用呢？

即便堅實的身體能夠遠逃，仍舊無法斷捨貪欲呀！）



幻化的女子說完該偈，便從那座難以抵達的山上墜落。墮地之後，她的頭部、手腳、指節等都錯位了（屍首四散）。接著，[幻化的女子]就像捧握於手中、遇熱融化而滲入土壤的融雪般，隨即不見蹤影。

堅勝意樂菩薩見不到幻化之女，貪欲心當下便告止息，並且感到十分懊惱。此時，幻化女子所說的偈頌浮現於腦海。他於是想：「我應當將這一切稟告世尊」。

「若能如此，世尊必能知我心意，宣說能令我成就法現觀的教法」。隨後，堅勝意樂菩薩從那個難以抵達之地，來到世尊所在處，頂禮世尊的雙足，接著便退下，坐於一側。

當時，世尊身旁有數以十萬計的眷屬重重圍繞。他目視前方，正在說法。世尊說法完畢時，堅勝意樂菩薩知道已經完畢，便將上衣的一側垂放下來，袒露右肩，並且右膝跪地，面向世尊所在處，雙手合掌，頂禮膜拜，接著便向世尊一五一十稟告事情的始末。

世尊開示道：「善男子！若對道所產生的一切廣求尋覓，則應如下思惟。善男子！如來不曾說「斷除可貪之法」叫做「斷貪」。同樣地，如來也不曾說「斷除可瞋之法」、「斷除可癡之法」

為「斷瞋」與「斷癡」。

「為何如此呢？善男子！如來之所以說法，並不是因為有任何一法可捨除或者可獲得，也不是因為有任何一法可了知、可捨棄、可修習、可現前、可現證，或因為輪迴是可擺脫、涅槃是可證得，或著因為有任何一法可除遣、可安立、可分別所以才說法的。

「善男子！只要是分別為二的（二取相），就不是諸如來法性。凡是以二分別而行的，就不是入於真實。

「善男子！什麼是二呢？若認為『我應當斷除貪欲』，這便是二。若認為『我應當斷除瞋恚』，『我應當斷除愚癡』，這便是二。凡是如此加功用行的，即非入於真實，而稱為入於顛倒。

「善男子！譬如某人在幻術師施行幻術之時，見到幻術師所幻化出來的女子，對其生起貪欲心。心受貪欲的牽纏所左右，於是感到恐懼、慌張，起身離座而去。離開後，他在心中作意該女子不淨（非可愛、醜陋），並且作意無常、苦、空、無我。善男子！你心中是怎麼想的？此人入於真實嗎？或是入於顛倒呢？」

「世尊！於心中作意本來並不存在的女子，並且作意不淨、

無常、苦、空、無我之人，他所精進努力之事，實屬顛倒。」

世尊說道：「善男子，在此若有某些比丘、比丘尼、居士男、居士女於心中作意不生、本無的諸法為不淨的、苦的、空的、無我的，則應當視這些人們與此〔譬喻〕相同。我不會說這些愚昧之輩在修道，而應稱之為『入於顛倒』。」

「善男子！譬如有某人於夢境見到王妃在自己家中，並且與之同床共枕。由於失念（忘記自己在夢中，或者忘失正念），他這麼思忖：『我會被殺死的。』由於他這麼想，因此雖然國王並不知情，他還是認為『我就要被殺了』而心生恐懼，落荒而逃。你是怎麼想的？此人因為王妃一事而恐懼逃亡，他能否逃脫此難？」

「世尊！不能的。為何如此呢？世尊！此人對於本來並不存在的妻子心生妻子之想。這並非真實，因為是平添虛構的。」

世尊說道：「善男子！在此若有某些比丘、比丘尼、居士男、居士女對於本來並不存在的貪欲生起貪欲之想，故因貪欲所致的怖畏（後果）而感到恐懼，於是心求出離貪欲；同樣地，對於本來並不存在的瞋恚生起瞋恚之想，〔故因瞋恚所致的怖畏而感到恐懼，於是心求出離瞋恚；〕對於本來並不存在的愚

癡生起愚癡之想，故因愚癡所致的怖畏而感到恐懼，於是心求出離愚癡。應當視這些人們與此〔譬喻〕相同。我不會說這些愚昧之輩在修道，而應稱之為『入於顛倒』。

「善男子！譬如此人在本來無所有的情況下平添虛構，對於本來並不存在的恐怖生起恐怖想。善男子！同樣地，凡愚的補特伽羅們不認識貪欲際，故因貪欲際所致的怖畏而感到恐懼，於是心求出離貪欲際；

不認識瞋恚際為無所有際，故因瞋恚際所致的怖畏而感到恐懼，於是心求出離無所有際；不認識愚癡際為空際，故因愚癡際所致的怖畏而感到恐懼，於是心求出離空際。我不會說這些愚昧之輩在修道，而應稱之為『入於顛倒』。

「善男子！譬如某人在夏末的月份，日正當中之時而行於路上。在炎熱侵逼之下，他感到疲困乾渴。這是一位具有敏銳分別觀察力的人，他在曠野中見到陽焰的大河緩緩流淌著，便如此分別觀察，思忖道：『在我還沒到家之前，暫時不應該飲用此水。』於是不顧陽焰，逕往自家而去。返家後，他便讚嘆起自己：『我在口渴的時候，雖然見到河水，卻未飲用，我的行為真是太希有了！我做了件最為希有的事！』善男子！你心中是怎麼想的？此人是在本來沒水、根本沒水的情況下，並未飲水而捨之不顧的。如此作為，算得上希有嗎？」

「世尊！不算的。為何如此呢？世尊！該處連一滴水也沒

有，甚至沒有可以假名稱之為水的東西。世尊！本來並無一丁點的水，他卻起了迷亂之想，捨水不顧而觀察思索，進而生起不實在的歡喜，甚至極為歡喜，並執著於此種歡喜所帶來的滿足感。」

世尊說道：「善男子！在此若有某些比丘、比丘尼、居士男、居士女不能了知如來意趣的詞句，於是

為了斷除吝嗇心，對於本來並不存在的布施生起布施之想而觀察思惟，進而生起不實在的歡喜與極喜，認為『我們已經斷除了吝嗇心』，並執著於此種歡喜所帶來的滿足感；

為了斷除惡戒心，對於本來並不存在的戒律生起持戒之想而觀察思惟，進而生起不實在的歡喜與極喜，認為『我們已經斷除了惡戒心』，並執著於此種歡喜所帶來的滿足感；

為了斷除害心，對於本來並不存在的安忍生起安忍之想而觀察思惟，進而生起不實在的歡喜與極喜，認為『我們已經斷除了害心』，並執著於此種歡喜所帶來的滿足感；

為了斷除懈怠心，對於本來並不存在的精進生起精進之想而觀察思惟，進而生起不實在的歡喜與極喜，認為『我們已經去除了懈怠心』，並執著於此種歡喜所帶來的滿足感；

為了斷除散亂心，對於本來並不存在的禪定生起禪定之想而觀察思惟，進而生起不實在的歡喜與極喜，認為『我們已經斷除了散亂心』，並執著於此種歡喜所帶來的滿足感；

為了斷除無知之心，對於本來並不存在的智慧生起智慧之



想而觀察思惟，進而生起不實在的歡喜與極喜，認為『我們已經斷除了無知之心』，並執著於此種歡喜所帶來的滿足感。應當視這些人們與此〔譬喻〕相同。我不會說這些愚昧之輩在修道，而應稱之為『入於顛倒』。

「善男子！譬如有人對本來就不存在的水起了迷亂之想，捨水不顧而觀察思索，進而生起不實在的歡喜與極喜，並執著於此種歡喜所帶來的滿足感。同樣地，在此若有某些比丘、比丘尼、居士男、居士女不能了知如來法界，於是

雖然預流果本來並不存在，卻對預流果起了迷亂之想；

雖然一來果本來並不存在，卻對一來果起了迷亂之想；

雖然不來果本來並不存在，卻對不來果起了迷亂之想；

雖然阿羅漢果本來並不存在，卻對阿羅漢果起了迷亂之想；

雖然辟支佛果本來並不存在，卻對辟支佛果起了迷亂之想；

雖然佛果本來並不存在，卻對佛果起了迷亂之想；

雖然涅槃果本來並不存在，卻對涅槃果起了迷亂之想。

這些雖然本來並不存在，〔他們〕卻對之觀察思惟，進而生起不實在的歡喜與極喜，並執著於此種歡喜所帶來的滿足感。應當視這些人們與此〔譬喻〕相同。我不會說這些愚昧之輩在修道，而應稱之為『入於顛倒』。

「善男子！因此，就像對陽焰生起水想，具信的善男子、善女人也應該如此這般地通達諸法。如此通達諸法之輩，便是

入於真實。若非如此，則一切認識皆非入於真實。我不會說這些愚昧之輩在修道，而應稱之為『入於顛倒』。

「善男子！譬如有一女子，她於攬鏡自照時，先仔細地擦拭鏡面，於是見到鏡中影像美麗動人，接著便這麼觀察思索，想著：『我不應對此影像生起貪欲之心。為何如此呢？因為它不是我的，我也不是它的。』善男子！你心中是怎麼想的？此位女子認為自己對鏡中的影像不生貪欲心之事很是希有。此事可真確嗎？」

「世尊！並非如此。為何呢？世尊！因為影像本來就沒有可分別的，究竟上也無法成立〔可分別之事〕，其中並沒有任何可分別的。」

世尊開示道：「善男子！就像這樣，凡愚的補特伽羅總是分別諸色，認為：『這些色法是下等的』，『這些是中等的』，『這些是上等的』。然而，以諸色來說，色的本性卻沒什麼分別可生起，也是無可觀察分別的。諸聲、香、味、觸也像是這樣。就像這樣，凡愚的補特伽羅總是分別諸法，認為：『這些法是下等的』，『這些是中等的』，『這些是上等的』。然而，以諸法而言，法的本性卻沒什麼分別可生起，也沒有可起分別的，也就是無可觀察分別的。」

「善男子！就像這樣，譬如該女子對本來並不存在的事物

生起『存在』之想，進而分別觀察，於是產生強烈的耽著。善男子！同樣地，若有某些比丘、比丘尼、居士男、居士女了知一切諸法猶如〔鏡中〕影像，並稱『我們不應該貪愛諸色』，『我們不應該貪愛諸聲』，『我們不應該貪愛諸香』，『我們不應該貪愛諸味』，『我們不應該貪愛諸觸』，『我們不應該貪愛諸法』，『我們應當修持律儀』云云。他們對本來並不存在的的事物生起『存在』之想，進而觀察思惟，於是產生強烈的耽著，沾沾自喜並且讚嘆自己、輕侮他人。應當視這些人們與此〔譬喻〕相同。我不會說這些愚昧之輩在修道，而應稱之為『入於顛倒』。

「善男子！就像這樣，譬如某一無法生育的女子，她因失念（忘記自己無法生育或失去正念）而發下此般誓言：『我不想要有孩子。』另有某位清楚通達〔實情〕的女子，為了要守護（寬慰）她的心，便說：『妳將會有個外貌端正又俊美的兒子。〔因此〕請不要發這種誓。』該位無法生育的女子聽到此女這麼說，隨即失念而自忖：『我就要有個外貌端正又俊美的兒子了！』於是滿心期待，並因這般迷亂的想法而感到歡喜。然而，所謂的兒子根本不曾出生，未來也不會出生。

善男子！就像這樣，諸如來了知、照見一切諸法都如同無法生育女子的孩子，但為了順應世間，所以宣說二分別之法：

『過去你稱為某某，父族如是這般，母族如是這般，有這

般顏色，吃這樣的食物，存活期間如是這般，曾嘗受過此等苦樂，壽限則如是這般。』

『未來將會這樣：你將名為某某，父族將會如是這般，母族將會如是這般，將會有這般顏色，將會吃著這樣的食物，存活期間將如是這般，將會嘗受此等苦樂，壽限則將如此這般。』

『現在你名某某，父族如此這般，母族如此這般，有這般顏色，吃著這樣的食物，存活期間如是這般，嘗受著此等苦樂，壽限則如此這般。』

「善男子！譬如該位無法生育之女子，自己虛構出『[我]將有孩子』的想法而滿心期待，然而那個孩子卻是不生之法。由於是不生之法，所以是不滅之法；由於是不滅之法，所以不是能表顯之法。

「善男子！就像這樣，一切諸色本來就是不生之法；由於是不生之法，所以是不滅之法；由於是不滅之法，所以不是能表顯之法。一切受、想、行、識，也都像是這樣的——本來即是不生之法；由於是不生之法，所以是不滅之法；由於是不滅之法，所以不是能表顯之法。因此，我不會稱那些無法如此了知法性的愚昧者們正在修道，而應稱之為『入於顛倒』。

「那些如此了知諸法者，即是入於真實，住於道中，於道中無所動。為何如此呢？因為安住於諸如來法，就是由於法界

不動而不動的。

「善男子！正因如此，若是想要趨入諸如來法理的善男子或善女人，便應於貪欲無所動搖，於瞋恚無所動搖，於愚癡無所動搖，於一切煩惱無所動搖，於眼、色、眼識無所動搖；同樣地，於耳、聲、耳識，鼻、香、鼻識，舌、味、舌識，身、觸、身識，意、法、意識都無所動搖。也應於一切法想無所動搖，並於一切法想無所住。

「為何如此呢？若於貪欲有所動搖，則於法界有所動搖。為何如此呢？因為空性不動，則『貪欲即是法界』。

若於瞋恚有所動搖，則於法界有所動搖。為何如此呢？因為無相不動，則『瞋恚即是法界』。

若於愚癡有所動搖，則於法界有所動搖。為何如此呢？因為無願不動，則『愚癡即是法界』。

「若於一切煩惱有所動搖，則於法界有所動搖。為何如此呢？因為如實了知煩惱本性不動，則『一切煩惱即是法界』。

「若於眼、色、眼識有所動搖，則於法界有所動搖。為何如此呢？因為緣起不動，則『眼、色、眼識即是法界』。

「同樣地，若於耳、聲、耳識，鼻、香、鼻識，舌、味、舌識，



身、觸、身識，意、法、意識有所動搖，則於法界有所動搖。為何如此呢？因為緣起不動，則『意、法、意識即是法界』。

「若於一切法想有所動搖，則於法界有所動搖。為何如此呢？因為如實了知一切法想自性不動，則『一切法想即是法界』。我通曉此理，所以說：『若能見到顛倒見是顛倒的，便是真實見。』既沒有可除遣的，也沒有可安立的，所以於顛倒見無所動搖。既沒有顛倒見，也沒有真實見——因為一切諸法乃是無二的。如實正確地看待顛倒見，即是真實見；若生二相之想，便沒有真實見。

「善男子！就像這樣，譬如某人身處在闌黑暗夜的道上，見到一處荒郊之中有高聳挺拔、枝葉濃密的樹林。他以為該處的某棵樹下有盜賊，心生恐懼，於是並未選擇走那條路。善男子！你心中是怎麼想的？當時既無光明，那人也未直接看到那棵樹，他能越過那片濃密的樹林嗎？能沒有對盜賊的恐懼心嗎？」

「世尊。不能的。」

世尊又問：「善男子！你心中是怎麼想的？若有光明，那人也能直接看到那棵樹，他能越過那片濃密的樹林嗎？能沒有

對盜賊的恐懼心嗎？」

「世尊！正是如此。為何如此呢？世尊！因為此人對於本來不存在的恐怖生起恐怖之想，這便是在非真實中平添虛構。」

世尊開示道：「善男子！就像這樣，由於愚昧之輩起諍，於是內心便非真實、顛倒，[一切所作所為]也就成了顛倒的。由於無明的黑暗完全遮蔽了雙眼，所以對一切法都無中生有、平添虛構，於是對輪迴中的怖畏險難感到驚恐，想方設法要出離輪迴。他們所恐懼的輪迴，在勝義中其實是不可得的。他們還認為「涅槃即是無有恐怖」，於是百般尋覓涅槃。受善知識所攝受而入於真實的人們，則能如實深入地了知輪迴的本性即是涅槃，也如實深入地了知一切法無生。那些如此入於真實的人們不取任何法，不捨任何法，不除遣任何法，也不安立任何法，於法界中，無有所安住，也即無所動搖。由於無所動搖，所以不修習「處」（對象）；由於無所修習處，所以無住；由於無住，所以無動。這就是無所動搖的諸如來法理——其中任何可動搖者、可超越的，或者可捨或可取之法皆不可得（無所緣）。

「為何如此呢？因為法理就是虛空之理，而虛空也是既無動搖、也無可超越的。善男子！了知如此入於真實者，即便傾所有眾生之力，也不能撼動他通達的了知智慧。為何如此呢？

因為他已如是獲得不動的智慧了。」

隨後，舍利子尊者從座上起身，將上衣的一側垂放下來，袒露右肩，並且右膝跪地，面向世尊所在處，雙手合掌，頂禮膜拜，接著便向世尊說道：「世尊！若有善男子或善女人，能夠受持記憶、深入通達此法門，或者生起信解，那些<sup>1</sup>便是智慧第一的教授<sup>2</sup>。為何如此呢？世尊！因為此法門能遣除一切無知、具足一切智慧。」

大目犍連尊者也向世尊說道：「世尊！若有善男子或善女人，能夠受持記憶、深入通達此法門，或者生起信解，那些便是神通第一的教授。為何如此呢？世尊！凡是以眼識所了知的法，就不是神通。因為對於任何以眼識所了知的法，即便是在一彈指間也不生起信解，這便是神通第一。」

離婆多尊者也向世尊說道：「世尊！若有善男子或善女人，能夠受持記憶、深入通達此法門，或者生起信解，那些便是禪定第一的教授。為何如此呢？世尊！因為此法能徹底焚毀一切煩惱。」

須菩提尊者也向世尊說道：「世尊！若有善男子或善女人，能夠受持記憶、深入通達此法門，或者生起信解，那些便是安

住於無煩惱第一的教授。為何如此呢？世尊！因為此法門遠離一切煩惱怨敵、也不受任何法所染污。」

大迦葉尊者也向世尊說道：「世尊！若有善男子或善女人，能夠受持記憶、深入通達此法門，或者生起信解，那些便是杜多功德第一的教授。為何如此呢？世尊！因為此法門已經淨治了一切煩惱，一切諸法都不成為雜染（有漏的非清淨法）。」

羅睺羅尊者也向世尊說道：「世尊！若有善男子或善女人，能夠受持記憶、深入通達此法門，或者生起信解，那些便是愛好學處第一的教授。為何如此呢？世尊！因為此法門已經到達一切學處的彼岸了。」

優波離尊者也向世尊說道：「世尊！若有善男子或善女人，能夠受持記憶、深入通達此法門，或者生起信解，那些便是持律第一的教授。為何如此呢？世尊！因為此法門能盡除一切煩惱。」

阿難尊者也向世尊說道：「世尊！若有善男子或善女人，能夠受持記憶、深入通達此法門，或者生起信解，那些便是多聞第一的教授。為何如此呢？世尊！因為此法門具足一切多聞〔的功德〕。」

諸大聲聞如是這般各自運用最為上妙的讚嘆言詞，讚歎、推崇此法門。

接著，世尊囑咐阿難尊者道：「阿難！因此，你應當安住於一切諸法無所除遣亦無所安立〔的真諦中〕，並如實正確地宣說佛菩提〔之法〕。你應以此〔理〕而做圓滿的宣說。你應當宣說任何法皆無可捨、無可得、無可知、無可斷除、無可修習、無可現前、無可現證，無有輪迴可出，也無涅槃可證；既無預流果可得，也無一來果、不來果、阿羅漢法可得。為何如此呢？阿難！因為一切法即是預流、一來、不來、阿羅漢之法——也就是說，因為法界是平等的。

「阿難！因此，你應當向菩薩乘的人們宣說『聲聞地、辟支佛地沒有可超越的，一切佛法也沒有可得』之法。為何如此呢？阿難！因為一切諸法即是佛法——也就是說，因為法界是平等的。

「阿難！此外，你應當向希求現證阿羅漢果的瑜伽行（行菩薩道）比丘們宣說『貪瞋癡無所斷除』之法。同樣地，也應當宣說『如來無所可見、諸法無所聽聞、僧伽無所親近承事』之法。阿難！貪瞋癡畢竟不可斷除，因為貪瞋癡是空虛的。阿



難！即便是剎那性的法（有為法、生滅法），也沒有可斷除的法——因為了無所有。」

後來，阿難尊者便向世尊說道：「世尊！為何如來本來無所可見，諸法本來無所聽聞，僧伽本來無所親近承事呢？」

世尊開示道：「阿難！如來之所以無法展示，是因為無法以肉眼見到他。阿難！法之所以無法詮說，是因為無法用耳朵去聽到它。阿難！僧伽之所以無所造作，是因為無法以身口意而親近承事。」

阿難尊者又向世尊說道：「世尊！諸佛世尊的法性也像是這樣，難以了證並且十分希有。」

世尊說道：「阿難！正如你所言。以此法門〔的意義難以了證〕之故，諸佛世尊的法性難以了證。為何如此呢？阿難！因為雖然面對一切煩惱時，都應當修治內心；然而，任何一法卻〔同時也〕是無所動搖的，都是無所超越的。」

「阿難！應當要知道，若有眾生藉此法門而趨入諸如來的法理，並生起信解心，他們是很希有的。」

「阿難！若有善男子或善女人在我的教法中出家，並能受

持記憶、深入通達此法門，或者生起信解，他們便不至於糟蹋國人〔所供養〕的食物，並且是在如來的教法中真實出家之人，獲得人身也因而具足大義。他們能夠徹底摧滅罪惡之魔羅，完全摧毀了認為自我實有的驕慢心，淨化了信眾供養時的障礙（即能夠接受任何供養），堪受供養，應視之為福田。為何如此呢？阿難！因為具有增上慢的人們、執著果位有所緣的人們、執著菩提有所緣的人們、未與過去諸佛往來（親近承事）的人們，是無法承受此法門的。」

〔佛陀〕宣說此法門時，堅勝意樂菩薩便獲得了無生法忍。於是世尊當即面露微笑。

這是諸佛世尊的法性。因此，當世尊微笑時，由其口中放出諸如青、黃、赤、白、紅、玻璃、銀色等種種顏色的光芒。那些光芒遍照了無邊無際的世界，向上直至梵天世界。之後，光又折返，回到世尊所在之處，繞行至尊三圈後，隱沒於世尊的頭頂。

接著，阿難尊者因為受到佛陀威神加持，於是從座上起身，將上衣一側垂放下來，袒露右肩，並且右膝跪地，面向世尊所在處，雙手合掌，頂禮膜拜，接著便向世尊說道：「世尊！若是無因無緣，諸如來是不會面露微笑的。世尊！現此微笑之因

是什麼呢？緣又是什麼呢？」

世尊向阿難尊者說道：「阿難！在這些眷屬中，有兩百名具有增上慢的比丘在聽聞此一無增上慢之法後，便不再受生於輪迴（因為他們已經永遠斷除煩惱），內心從有漏法中獲得解脫。堅勝意樂菩薩則證得無生法忍。阿難！這位堅勝意樂菩薩在經過萬劫以後，將會成就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該劫名為『普照眾寶』，其世界則名為『眾花開敷』。他將成為『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寶蓮德藏佛』。屆時他的佛土將會具有無量功德莊嚴，其中處處都是菩薩。」

於是阿難尊者便請問世尊：「世尊！此法門的名稱是什麼呢？又該如何受持呢？」

世尊說道：「阿難！你應當以『於一切法無所動』之名受持此法門，也應當以『堅勝意樂品』之名受持此法門。」

世尊給予此番開示後，阿難尊者、堅勝意樂菩薩以及諸菩薩、比丘大眾，還有諸世間的天、人、阿素羅、乾闥婆等眷屬會眾，皆大歡喜，咸皆稱揚讚歎世尊所言。

聖堅勝意樂品大乘經

印度和尚天主覺、慧鎧，主校譯師佛僧耶謝德等翻譯、校對、  
抉擇。

註釋

- \* 堅勝意樂：本經發起眾菩薩名。梵文寫做 *Sthirādhyāsa* / *Dṛdhādhyāśaya*，藏文寫做 ལྷག་པའི་བསམ་པ་བརྟན་པ་，義為「堅固殊勝意樂」。

勝意樂一詞，梵文寫做 *adhyāśaya*，藏文寫做 *ལྷག་པའི་བསམ་པ་*，漢譯經典的既有古譯，尚有：勝志樂、殊勝志樂、增上意樂、殊勝意樂、志樂、勝志等譯法，《翻譯名義大集》則將之譯為「深心」（Mvyt: 7116）；各種譯詞之中，以勝意樂、勝志樂、殊勝意樂最為常見。例如：實叉難陀在翻譯《大方廣佛華嚴經》以及《大寶積經》各會（CBETA, T11, no. 310）。（CBETA, T26, no. 1536）時，多將之翻做勝志樂、殊勝志樂；而在菩提流支所譯《大寶積經》三會（第二無邊莊嚴會、淨信童女會第四十、無盡慧菩薩會第四十五）、玄奘所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CBETA, T07, no. 220）、《解深密經》（CBETA, T16, no. 676）、《說無垢稱經》（CBETA, T14, no. 476）中、不空所譯《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剎功德莊嚴經卷》（CBETA, T11, no. 319）中，則皆將之譯為「增上意樂」。

勝意樂一詞的意義係指：對佛法生起勝解、了悟、決定、信心，並懷著此等心志而投入佛法的修習之中；從大乘角度而言，勝意樂專特指學道位的菩薩堅致心志，向於菩提。相關義理，可見於以下經文：《大寶積經·卷第五十八·文殊師利授記會第十五之一》：「云何名為以勝志樂發菩提心？應作是說，若有已發菩提心者，乃至微惡終更不作。何所不作？謂貪瞋癡，及以在家威儀調戲，悉皆遠離。若出家已，不復希望名利恭敬，安住出家所修行法。」（CBETA, T11, no. 310）《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八十四·第十二淨戒波羅蜜多分之一》則提到：「何等名為增上意樂？謂定趣求一切智智。譬如有人於他財物實不劫盜，枉禁囹圄雖經多時，而勝意樂常無退壞；於他財物無劫盜心，雖與惡人同禁囹圄而不名賊。如是菩薩雖處居家，經於殑伽沙數大劫受妙五欲，而勝意樂常不退壞，謂常趣求一切智智，曾不發起二乘之心，是故不名犯菩薩戒。」（CBETA, T07, no. 220）《瑜伽師地論卷·第四十七》中則說有「十五種菩薩增上意樂」：「於諸佛法所有勝解，印解決定，是名菩薩增上意樂，如是菩薩增上意樂，當知略說有十五種。」（CBETA, T30, no. 1579）

如《虛空藏菩薩所問經》中所說「意樂堅固不動」(བཀའ་པོ་རྒྱུ་ལྷན་པོ་ཞིང་མི་ཕྱེད)一語，也說明了堅固殊勝意樂的意涵。見：不空譯《大集大虛空藏菩薩所問經·卷第三》：「善男子！云何菩薩意樂堅固猶若金剛，住此大乘無有傾動？善男子！菩薩成就十二種法，意樂堅固猶若金剛，不為人、



天世間所壞。云何十二？所謂：菩提心、意樂、增上意樂不壞故；於施、戒、忍、精進、禪定、般若、不壞故；大慈、大悲不壞故；四攝法不壞故；成熟有情不壞故；淨佛國土不壞故；不厭患生死不壞故；無厭足善根不壞故；為莊嚴相好設無遮施會不壞故；為護正法棄捨身命不壞故；所有善根迴施一切有情不壞故；積集一切佛法不壞故。善男子！若菩薩於如是法修習不壞，當知爾時名為成就堅固金剛不壞意樂；如金剛寶能摧諸寶自體不壞。如是菩薩成就堅固意樂，能摧一切有情煩惱隨眠而自體不壞。善男子！是為菩薩成就金剛堅固意樂，於此大乘無有傾動。」（CBETA, T13, no. 404）此外，由《瑜伽師地論·卷四十七·本地分中菩薩地第十五·第二持隨法瑜伽處菩薩相品第一》可知，堅固意樂為增上意樂的面向之一：「於諸佛法所有勝解、印解決定，是名菩薩增上意樂。如是菩薩增上意樂，當知略說有十五種。何等十五？…八解脫意樂、九堅固意樂、十無虛妄意樂…又諸菩薩於其無上正等菩提，其心專注，曾無變易，是名菩薩堅固意樂。」（CBETA, T30, no. 1579）

因此，根據古譯，可將此菩薩德名譯為「堅固意樂」、「堅勝志樂」或「堅固增上意樂」等。為避免名號過長而顯得繁冗，乃縮略譯為「堅勝意樂」。另，求那跋陀羅譯《大方廣寶篋經》（CBETA, T14, no. 462）中，雖有名為「勝志菩薩」者，但其藏譯名號為 **བྱུང་བའི་སྒོ་གྲོལ**，義為「勝利慧」，與堅勝意樂菩薩應非一人。

1 那些：原文寫做 **དེ་དག**，義為「彼等」、「那些」。此處可做三解：其一，指代前文所說「於此法門，受持通利，發起信解」的善男子或善女人；其二，指代前文已有廣說的法門；其三，兼容前二種解。其中，第三種解釋雖為較模糊的權宜解法，但由於「那些便是〇〇第一的教授」一句（**དེ་དག་ནི་……དང་ལྷན་པའི་མཆོག་ཏུ་བསྟན་པར་བཞི་བ་ལགས་སོ**）的結構，本來就帶有「主詞模糊」的特點，因此兼容二說的詮解，似乎更適用於此句，義為「那些人所修持的便是世尊所說的〇〇第一教授」，並隱含「阿難也如此認同」的意思。下同。

2 教授：原文寫做 **བསྟན་པར་བཞི་བ་**，義為演說、教誡。

【七佛滅罪真言】（三遍）

離婆離婆地 求訶求訶帝 陀羅尼帝 尼訶囉帝 毗黎你帝  
摩訶伽帝 真陵乾帝 娑婆訶

【補闕真言】（三遍）

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 佉囉佉囉 俱住俱住 摩囉摩囉  
虎囉 吽 賀賀 蘇怛拏 吽 潑抹拏 娑婆訶

【三皈依】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問訊）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問訊）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領大眾 一切無礙（問訊）

【迴向文】

（一）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與眾生 皆共成佛道

（二）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 三 )

文殊師利勇猛智	普賢慧行亦復然
我今迴向諸善根	隨彼一切常修學
三世諸佛所稱歎	如是最勝諸大願
我今迴向諸善根	為得普賢殊勝行
我此普賢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迴向
普願沉溺諸眾生	速往無量光佛刹

《聖堅勝意樂品大乘經》 編譯團隊：

講經法師：堪布確英多傑

圓滿法藏編譯委員會 恭譚

設計排版：王紹宇 張春靜

插畫：杜翌